

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该如何去保护 塘下老宅的那些事(上)

■记者 苏盈盈 杨微微/文 特约记者 陈立波/图

今年11月份至今,本报《今日塘下》报道了一系列塘下老宅古居“前世今生”的故事,它们曾是一个个标志性建筑,承载着不同年代的记忆,是当时村民眼中的“大户人家”。随着岁月的洗刷,时代的变迁,这些老宅慢慢走向暗淡。如今的老宅需要被保护、被珍惜,为后代子孙留住一份丰富的文化精神财富。



鲍四戴宅

蒋幼山故居呈“梅花式”

坐落于海东村的蒋宅大院是海安古城中少数仅存的古建筑之一。据蒋氏家谱记载,蒋幼山(1885-1953)故居建于民国五年(1916年),已有近百年历史,是第一批瑞安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而以蒋幼山为代表的铜钟功(武术),已列入温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蒋幼山的得意门生李志山,是现海东村老龄协会会长李成安的父亲。由于父亲的关系,李成安对蒋家大宅有着独特的感情。“幼山先生以前就在这块道坦上传授铜钟功,这间是正屋……”李成安带记者参观蒋幼山故居,对故居布局进行详细介绍。

蒋幼山故居坐北朝南,由正屋和左右前后4轩间组成,各有道坦与台门出入,并且5座楼房相互通畅,整个大宅形成梅花格局。故居属于中西混合式砖木结构,占地近800平方米。建筑上的灰塑精美,是古代民间工艺师用石灰和糯米浆塑制而成。

蒋幼山的侄子蒋钟国告诉记者,他在蒋家大宅出生,并住了30余年。“该宅子是由我祖父蒋馨山一手建造,祖父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,当时他看准并低价购买了一片无人耕种的滩涂耕地,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,此外还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改造出一块晒盐场,专供盐务部门,从而积累了不少财富。”蒋钟国说,“再加上祖父曾在当时的玉环县财政部门工作,因工作需要经常赴外地考察,他对西式建筑很是欣赏,于是便根据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一副‘梅花式’大宅。”

“人家造房子要请师傅算材料数量,蒋老先生精于算数,连砖瓦数量都是自己计算,不过毕竟不是科班出身,也闹了笑话。”李成安笑着说,“蒋老先生算来算去算落了砖头间的石灰浆厚度,结果多出了不少青砖,最后免费送给了他人。”

蒋家大宅之所以远近闻名,不仅在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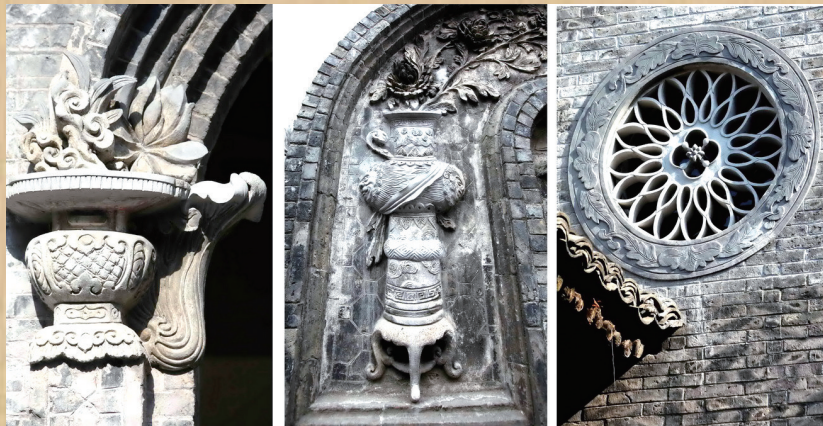
房屋建筑,更在第二任主人蒋幼山及其铜钟功。

蒋幼山毕生从事武术研究,有“软法蒋幼山”之称。据村里老人说,1941年4月,入侵的日寇闯进蒋家,抽出腰间长刀向蒋幼山当头劈来,蒋幼山赤手顺势抓住日寇手臂,将其打翻在地,后日寇负伤逃走,群众拍手叫好。他在温州、永嘉和瑞安多地创办拳社,自任社长、主教,学生徒弟无数。他既是我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名噪东南的铜钟功和小八卦拳的传授者,也是把铜钟气功推广全省、全国及国外的先行者,他为我国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据悉,故居的正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海安乡政府办公场所,其余4间轩间则在土改期间分给村民居住。1983年,由于政府办公机构扩大,原有场地不够,故对故居进行扩建、拆除上层抬高2层。1996年,新建政府办公大院落成后,原设在故居内的政府机构迁入新大院办公,原故居成为无人管理的场所。

由于缺乏保护,故居的破坏进一步加剧,最后被房管部门鉴定为危房,需予以拆除。“故居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,又是铜钟功的发源地,如果拆了实在太可惜,后人又少了一个了解历史的机会。”李成安说,当时他和海安“村两委”向文物部门提出申请,经有关人员现场考察后,认为蒋幼山先生故居保留底层原状,古建筑的拱券门、山墙及台门仍保持原状,完全可以修复,以更好地保护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“建造之初的图纸早已消失,幸好我哥哥是学设计出身的,他按照房屋结构画了一幅结构图,这才可以按原貌进行修葺。”蒋钟国说,目前已投入不少资金,对正屋进行修葺。



蒋幼山故居上的灰塑(庄颖昶 摄)

鲍田戴氏“抬轿式”老宅

鲍四戴宅,位于塘下镇鲍四村,坐北朝南,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,房子为2层楼房,面阔7间。整个大宅由台门、前厢房、主楼、后厢房及前后两个庭院组成,其“前厢房+主楼+后厢房”的构造被形象地称为“抬轿式”宅子。

据戴氏后人估算,鲍四戴宅距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,于2010年列入我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戴宅是一幢2层古建筑,其墙体嵌着几个别致的砖雕花窗。老宅西首墙体上的青砖已经脱落不少,仅靠剩余墙体“吃力”支撑着整座台门,看起来随时有坍塌的隐患。走进台门,可看到一排7间的主楼,最中间是一个宽敞的厅堂,主楼前方两侧各有3间厢房,后方两侧也各有3间厢房。部分房间的门窗已经破旧不堪,一些雕花木窗已被拆卸,出现了一个大窟窿。地面全部由青砖整理铺砌,台阶由大石板铺就。

记者看到,西侧最外面的厢房已被改造,大门敞开,摆放着几台机器,三五个工人在操作,里面不断传出“咕咚咕咚”的响声。主楼和庭院里拉起一条条绳索,晾晒着不少衣物和腊肉。几个妇女带着孩子在庭院里玩耍,另有一人坐在门口做机器零部件手工活。其中一妇女告诉记者,这个老宅现住有四五户人家,还有3家机械加工作坊。由于房租便宜,他们已在此住了好几年,房东每年会来收一次房租,平时都未曾见过,也没有其联系方式。

为了寻找老宅的主人,记者开始询问附近一些居民。“这个老宅是戴家的,在当时可是富裕人家啊!”在鲍四村,一问老宅主人,村民们无不知晓,但对其由来并不清楚,有人便指引记者寻找老宅的后人。

在鲍四村老人公寓,记者找到了3位戴宅后人,分别是大房曾孙戴宗礼、三房曾孙戴学书和四房孙子戴乃超,他们都在戴氏老宅中出生,均已年过七旬。由于没有文字材料记载,老宅的建造时间和过程已无从考证,3位老人就靠各自的记忆进行拼凑、推测。

戴宗礼说:“我祖父戴德斋是戴氏四房中的老大,小时候曾听祖父说,老宅是在祖父刚刚当家时建造的。造这座房子需要大笔钱财,而我祖父当家时仅20岁左右,应该是靠曾祖父戴光峰积累的钱财建造的。”

虽然当时戴家有不少田地,但仅靠这些收入难以建起这么一座豪华大宅子。戴学书接过话茬道:“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分到不少酱料吗?我记得有人说过,当时规模很大的介春酱园有咱们戴家的股份,生产酱油、醋、豆瓣酱等东西,很可能钱就是从那里赚来的。”

这一说法马上得到大家的认同。“庭院东西首种着桂花树,中间种着柿子、石榴等果树,还有一些花草盆景……”戴乃超边回忆儿时老宅的一幕幕情景说,“当时我们的房子在村里算高档次的,同龄伙伴都很羡慕。”

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,戴家先辈分外重视子孙的教育,戴家子孙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,从事教师行业的人就占了半数以上,其中以戴宗礼的父亲戴之光,对当地教育事业的贡献最大。

戴之光从小热爱学习,成绩优异,后成功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。毕业回国后,他想把自己在海外学到的先进教育方式进行推广,但现实是,多数适龄儿童没有学校可以就读,于是便自己出资在当地兴办了一所小学,让更多孩子可接受教育。靠个人的力量办学校毕竟不是长远之计,各项费用支出已经超过他的经济能力。为此,他四处奔走,呼吁富裕人家一起筹款办校。为了美化校园环境,他甚至把自家花园里的盆景也搬到学校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戴宅曾被作为当时鲍田乡政府的办公地点,戴家后人依然居住在老宅里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,戴家后人慢慢搬出老宅,直至如今已成出租屋、加工坊,这更加剧了老宅的破坏速度。

说起是否想过保护老宅,3位老人无奈地说:“这座老宅现在属于20多户人家,谈何容易呀!”